

# 让小农户变成精品农业供应商

浙江天台：跳出三农兴三农，拓展农业增效空间农户增收通道

本报记者方问禹

天台县是浙江省内山区县,“加快发展县”,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低收入农户占比较高。跳出三农发展三农,当地近年多管齐下拓展三农增效空间、农户增收通道,探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工业思维解决三农问题

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是掣肘小农经济效益的三个关键问题。天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忠强表示,小农户种养参与市场竞争时,长期以来处于绝对劣势,收入低且缺乏保障。工业思维解决三农问题。依托更加严密的组织、精细的分工,让小农户变成精品农业供应商、职业农民,从而提升附加值。

公用品牌“天台大农场”,正成为浙江县城农业发展的一张名片。点开微信小程序,果蔬、茶叶、家禽、四合院、梯田、民宿等充分展销,小农户在线兑现了更高价值。

记者了解到,天台县供销社作为牵头单位,引进中国供销集团浙江天台绿色农产品物流园项目,从选择种养品种,到组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再到打造线上“直供基地+物流线+社区生鲜店”,线下“掌上菜场+配送到家+天台大农场”的流通体系。

一头连接小农户,一头连通大市场。作为强有力的市场载体,“天台大农场”发挥综合作用,其与当地25家种养基地、15家合作社农产品供需合作,并收购小农户50%以上农产品。

疫情以来,天台大农场依托菜品储存、配送能力,既是兜底小农户农产品销售的“蓄水池”,也是进村入户保障日常生活的“机动队”,期间销售滞销果蔬、鸡肉等40多吨,并到户配送2万多单菜品,受益农民超过8.3万人。

此外,破解三农资源“小散弱”问题,政府注资、村民入股、乡贤捐资、村级监管的“村级资金互助社”也展现协作成效。目前,天台县16家村级资金互助社资金总额648万元,发放贷款462万元。

## 三“不漏” 三“清零”

天台县374个行政村中,有275个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有低收入农户6800多户、1.2万人,其中超过70%存在病、残情况。

全国决胜全面小康之年,天台县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出农民减贫增收目标:坚持“不漏一村、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做到“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清零、年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情况清零、集体经济薄弱村清零。

在做大做强蛋糕、三农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天台县针对低收入农户欠缺发展要素、自身能力薄弱的实际情况,集结“一户一策一干部”的结对帮扶团,立足“抱团”拓展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持续改善的保障通道。

天台县委常委、副县长项慧明介绍,当地实施“低收入农户持股计划”,因地制宜组织发展家禽、水果、茶叶、药材、高山蔬菜等生态高效农业。此外,将集体经济薄弱村的零散资金集中,以飞地模式“借鸡生蛋”,抱团发展种养、购买物业等。

天台大农场、绿色中农批的物业项目今年投入2976万元资金,为62个扶贫重点村购买商铺出租,发展物业经济,预计每村每年收益3万元以上,惠及1488户低收入农户,每户每年可获得500-1000元收入。

## 让山村野趣在市场中兑现价值

位于天台县西南部的龙溪乡,九山半水半分田。龙溪乡黄水村与龙溪水大坝之间,有一处山涧地带蜿蜒十余里,谷幽、水秀、潭多、山清、石奇,鲜有人工雕饰痕迹。

这片沟壑曾是农户增收的屏障,如今得名“龙潭幽谷”。杭州游客张萌说,习惯了名山大川、人造景观,更喜欢“天然去雕饰”的山村野趣。

让野趣在市场中兑现价值。龙溪乡打造“龙潭幽谷影视写生产业扶贫”基地,今年已吸引5000多名剧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前来拍摄、写生。当地还与横店影视城达成合作,不仅每年收取3万元租金,更为周边农户提供大量服务业机会。

十里红枫、百年洋房、千年古村、万亩梯田,天台县南屏乡旅游资源丰富。其中,前杨村的南黄古道是全国八大赏枫基地之一,翠东村的“莲花梯田”能够全景式观赏丘陵梯田,山头郑村则被誉为“最后的原生态古村落”。目前,南屏乡第十届红枫节活动正在筹办中,古道、枫叶将吸引数万名游客。

“在兴商建市中提升三农附加值。”天台县委书记杨玲玲表示,农民增收是系统工程、长期命题,身处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面向市场挖掘红利、想方设法“把蛋糕做大”,才能有力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与时代同步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天台县有上市公司8家,领跑浙江省内26个“加快发展县”。这些龙头企业作为支柱,让当地经济层次更高、底座更稳,既带动中小企业产业配套,也为三农从业者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 “花经济”如何“盘活”一个小山村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本报记者衣冠斌、凌寒寒

在广西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下陶村种植的九品香莲正值采摘季节,池塘里溢满花香。近年来,这个西部山村大力发展“花经济”,走上了致富道路。

## 因地制宜 凭“花”致富

下陶村曾被当地人戏称为“山坳村”,三面环山,耕地稀少,曾经交通十分不便,同时产业薄弱,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子日渐凋敝。“那时是风过一身灰,雨落一脚泥,本村人往外跑,外地人也不进来。”说起以前的日子,下陶村党总支书记钟敏很感慨。

如今,这里除了山仍旧翠绿,很多地方已大大变了模样:宽敞平坦的水泥路直通村里,曾经的泥瓦房变成了小楼房,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围起竹篱笆,种上花苗,打扮成一座座小花园。

下陶村的发展,离不开花。68岁的村民覃引成如今闲时便到九品香莲基地务工,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里还种有3亩的紫荆花苗。她回忆,在2006年之前,村里还没有人培育花苗,和周边的村子一样,当时下陶村主要种植甘蔗,不同的是,其他村种甘蔗能致富,而下陶村的甘蔗种植,一直没有太好的效益。

“各家土地都不多,平均三四亩,收成好时,勉强解决温饱,难以存下积蓄。”覃引成说,村里的土地大多位于丘陵地带,相对贫瘠,且甘蔗种植、采收都不方便。想要发展,还需寻找适合下陶村的产业。

穷则思变。彼时,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广东看到了紫荆花,便将一些紫荆花种子带回了下陶村。“种子都是在大马路边、公园捡的,那时候都没钱,不舍



▲在广西柳州市石碑坪镇下陶村九品香莲种植基地,驻村工作队队员韦霖琛在搬运刚刚采收的九品香莲。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得花钱去买种子。”钟敏说,当时,只有胆子大的村民,才敢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土地用来培育花苗。

2009年,紫荆花苗市场需求旺盛,一些村民通过紫荆花苗挣到了第一桶金。同年,在村委会担任村干的钟敏加入了培育花苗产业。“那时1公分的紫荆花苗能卖1块钱1株,3公分的15块钱一株,一亩地能赚好几万元。”钟敏说。

柳州市海波苗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海波也于2009年放弃在广东经营的餐饮店,返

回下陶村,发展紫荆花苗产业。他认为,花苗亩产值高,且当地的气候十分适宜种植,前景良好。

钟敏介绍,如今村里种有2000多亩紫荆花苗,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其中,除供应柳州本地做绿化外,还远销云贵川等地。下陶村近年来还拓展了不少花苗品种,发展了100亩九品香莲基地。“2000亩紫荆花苗每年销售额都有近700万元,九品香莲年产量约有60万朵,2019年收入200万元左右。”2017年,下陶村实现了全村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脱贫。2019年,下陶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000多元,同比增长约8%。

## 花木经纪人搭建市场“绿色桥梁”

随着花苗产业越做越大,产品如何卖得掉、卖得好、卖得久?这成了下陶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普通的村民销路不多。”柳州市时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覃向鲜说,花苗产量增大后,缺少足够的销售渠道,一些村民只能将花苗挖出来,拉到附近的集市上摆摊售卖。“有时卖不出,花苗也死掉了。”

此外,当时村民的组织程度相对较低,村里的花苗售价混乱。“散户很多,有的要价过高,有的给钱就卖,忽高忽低的价格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钟敏说。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当地党委政府开始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社,同时培养一批花木经纪人。2015年开始,村里的专业合作社渐渐组建起来,如今,下陶村仅大型的花木合作社就有10个,经纪人近30人。“市场由经纪人去对接,一般村民只管种植。”钟敏说。

“经纪人不但给花农们带回来信息,自己也带头培育新品种,优化当地的苗木种植结构。”下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韦霖琛说。经过多年的探索,下陶村培养出了一套涵盖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的队伍,“平时村里的花苗都是经纪人和合作社帮忙销售,跟着订单走,有多大订单我们供多少苗,再也



用舞蹈为家乡苹果代言

▲10月17日,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西里镇薛家峪村,王艺迪在果园里录制舞蹈视频。今年19岁的王艺迪是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西里镇薛家峪村的一名失聪女孩。在金秋苹果收获的时节,她用自己编排的舞蹈,在丰收的果园里为家乡的苹果“代言”。

新华社发(赵东山摄)

# 聚合美丽乡村建设的“两岸力量”

## 第三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侧记

籍地——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孔家潭村,与族人相见、参访宗祠并获赠宗谱。

“我非常认同大陆提出的乡村振兴理念,可以更好传承和发展孕育于广袤农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站在具有浙东特色的竹艺非遗产品展示前,张示霖说,“如果有机会,我愿以专业所长贡献家乡故里的乡村振兴建设。”

为期两天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上,两岸嘉宾以农会友、互学互鉴,有喜却有忧。从事文化传媒工作的台胞徐慈莲在1个多月前克服重重困难,从岛内前往厦门参加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后,就再没回过台湾。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双重影响,如果回去,很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出来。”她说,两岸交流是好事,两岸之间多走动、多沟通,才能互相理解,携手共创美好前景,“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收录了浙东绿茶、福鼎白茶和台湾高山乌龙茶的“阳明茶”寄托着翁永建的心愿:去台湾亲自走一走那些耳熟能详的观光农业线路,向曾经启发过自己的岛内同行表达谢意。他说,只要两岸交流不断、民间合作不断,相信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心愿一定可以实现。

4年前,张示霖选择“登陆”任教。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他积极参与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古村落营建项目,在泥土的芬芳里深切体会“留住乡愁”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此次来甬,张示霖还经历了一段珍贵的“私人行程”。在地方台办协助下,他第一次回到祖

不用拉着花苗到处售卖了。”覃引成说。

## 转型升级 释放“美丽经济”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苗木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紫荆花苗的市场逐渐饱和,伴随而来的则是行情整体下滑,村民收入减少。

此前大量供应紫荆花小苗的下陶村受市场冲击更为明显。“如今做紫荆花苗产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小苗市场已经饱和了。”汤海波说,像从前那样单一地供应小花苗,很难再有市场。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相比过去苗小而量大的状况,花苗种植的专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才是当下的发展方向。”石碑坪镇农服中心主任陆安妮说,在她看来,换个思维理解市场下滑,就是苗木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期,也是提升标准的过渡期。

陆安妮认为,虽然小花苗行情不比从前,但在市场上尺寸大的苗木还是供不应求。“要跟市场接上尺,不仅品种要好,树形要好,档次也要提高,符合市场需求才有出路。”

为了适应市场,下陶村从调整供给侧发力,看准市场曲线播种花种,合理调整苗木供应时段,同时将小花苗的种植面积缩小,逐渐转变为培养成品紫荆花树。此外,针对市场需求,村里渐渐拓展种植其他花苗品种。

与此同时,一些花产品开始往深加工方向发展。覃向鲜种植的九品香莲,除供应花苗外,形成了集选花种植、采摘、烘干、包装和销售完整产业链,打造花茶产品,带动下陶村30多户农户就业。

“花经济”不仅直接带动村民增收,还将村容村貌变得更加美丽。如今的下陶村里,粉色和白色的紫荆花,紫色和蓝色的蓝楹花,黄色的黄花风铃木,金色、紫色、黄色和蓝色的九品香莲,各色花卉随着季节变化而绽放,下陶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彩虹村”。

云南临沧:

# 偏远村寨的「经济转型」

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严勇、彭韵佳)

“温饱解决了,还得想办法致富。”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省镇芒阳村村民田江明说,种了20多年甘蔗地,如今开始把重心放在果树种植上,并尝试挖鱼塘,发展乡村旅游。

从传统甘蔗到改种热带水果,从鲜有人来的偏远山寨到乡村旅游示范点。脱贫攻坚以来,云南临沧的偏远村寨在发展路径上不断“转型”。

甘蔗,对整个芒阳村来说,是几代人的传统产业。“我们当地有糖厂。”田江明说,种的甘蔗从来不愁卖,一到收成季节,便能全部卖给糖厂,他家里20亩甘蔗地,差不多每年能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

“收入还行,但种甘蔗太累,一上年纪就干不动了。”近些年,田江明愈发感到体力跟不上,但两个孩子又都选择外出打工,眼看着甘蔗地就要荒废,家里收入面临缩水。

这给村干部提了个醒。芒阳村请来专家,发现本地土壤、气候适合种植火龙果、百香果等热带水果,收益高出好几倍。

“种果树也就前期投入大,但日常管理不需要出很多力,还能年年有收成。”兼任村里护林员的田江明对种果树并不陌生。2018年,田江明夫妻俩通过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种下600棵菠萝蜜,还在树下套种魔芋,“挂果需要两三年,到明年就能有收入。”

目前,芒阳村已建成火龙果基地80亩、百香果基地108亩。除了改进传统种植业,芒阳村借助山泉水引入小龙虾养殖,已建成500亩小龙虾基地,投入虾苗2万斤,今年计划亩产在200斤左右。

勐省镇镇长赵泽阳介绍,芒阳村距离沧源机场15公里,交通便利,以后还将引入旅游公司,开发乡村旅游,带领村民继续致富。

“不等、不靠、不要”,尝试探索新路子。“主动出击”寻求“经济转型”同样让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那京村发生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以前的那京村只是尚未通硬化路的小村落,全村收入仅靠种甘蔗。2016年6月,那京村37户村民开大会,决定不能只靠种甘蔗养家糊口,要发展养殖,结合乡村旅游来增收创收。

按照“群众义务务工”和“少量资金补助”相结合,那京村37户村民义务务工,通过从县里借的水泥自修了景观水池,完成入村道路及绿化带杂草清理3公里,并在入村道路旁种植3000多株金链子花,改善全村环境。

在改善乡村环境的同时,那京村成立那京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已发展60亩鱼塘,计划继续新增40亩,预计产值将达到60万元。

目前,那京村依托傣族特色文化、自然风光、餐饮美食,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网红村。“9户农家乐比全村37户种甘蔗收入都高。”那京村村民小组长肖云华介绍,国庆期间,那京村日均接待游客1000人次。